

第四十三期要目(十二月廿四日)

公務員的私生活 陶百川
青年們有些什麼煩惱(集體寫作) 田壽
徐明 方常增
賀祥麟 王延昭

回軍領袖馬仲英 李子英譯
日本與九國公約 伍德海
格別烏怎樣審訊政治犯 逸君譯
蘇聯黨獄平議 史提華特
黃河防線巡禮 鶴衣
一片烽火過瀘關 王家樹
信不信由你(政治情報) 記者

血路

每星期六出版

主編 陶百川
編委會 楊家驊 陶百川
黃旭初 陶百川
通訊處 重慶五福街五十二號
重慶珍珠市大華書局
零售五分 預定半年一元 全年二元
價目
本刊已由憲政機關登記



公務員的私生活 陶百川

會文正公論「原才」，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嚮，則衆人與之嚮焉；一二人者之心嚮利，則衆人與之嚮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何以言之？會文正公解釋道：「民之生庸弱者戕戕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忍之而受命焉。……故曰：『控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因此，會文正公希望着說：「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心。」

國民。至於在抗戰期間，他們更絕對沒有安樂之可言。「將軍陣前半生死，美人帳下猶歌舞」，那是亡國的慘兆，絕對不可任其再見於今日！

蔣委員長有鑒於此，最近曾手令治遊賭博跳舞及其他不正當行為，由憲警一律拿辦，(大意如此)在某次紀念週時，蔣委員長並說犯者一律槍斃。這個手令，我們認為絕對必要，我們應該一致擁護。

治遊和賭博，自然罪在不赦，至於跳舞，一部份人以為何必如此小題大做。其實跳舞的消磨志氣，費時誤事，其程度不下於治遊和賭博。而且跳舞是製酒色財氣四個魔鬼的大成，其禍害或甚於治遊和賭博。因為跳舞離不開「香賓」(酒)，跳舞離不開「粉白黛綠」(色)，跳舞一定要花錢(財)，跳舞難免要爭風吃醋(氣)。「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現在是什麼時候，我們要警戒着不使陷前朝覆轍！

不治遊，不賭博，不跳舞，還不能算是一個好公務員；一個好公務員，還得在積極方面注重努力，學之無

義高論，在德目方面，我們願意提出「勤」「儉」二字；在工作方面，我們祇想提出「讀書」和「服務」。公務員的勤，起碼要做到不積壓公事，不「監禁公文」，不敷衍塞責；辦事能眼到手到心到，實幹苦幹硬幹快幹。

公務員的儉，起碼要做到量入為出，而支出中間尚須有一部份作儲蓄。公務員薪水七折八扣的結果，本來所得不多，似已省無可省。然我們假使一看工農大眾的生活，我們一定會感覺到「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至於讀書和服務，前者是為補充自己的學識，後者是為增進社會的福利；公務員雖案牘勞形，仍當節省抽煙談天的時間以從事於此。人人能做到的這點，政治上的風氣就可大大的向好的方面轉過來了。

編者與讀者

本期特輯是「青年們有些什麼煩惱」。我們並以張九如先生一文，供獻給煩悶中的青年。伍德海是親日的英國人，他的意見可以反證日本人的瘋狂。關於焦土政策的測驗，下期可以發表其結果。我們很盼望青年讀者把他們的演詞記錄下來寄給我們發表。



最後勝利屬於傻子

張九如

時窮節乃見，	一一垂丹青；
在秦張良椎，	在漢蘇武節。
為張睢陽齒，	為顏常山舌。
或為出師表，	鬼神泣壯烈。
或為擊賊笏，	遺豎頭破裂。
當其貫日月，	生死安足論。
三綱實繫命，	道義為之根。

在晉太公，	在晉董狐筆。
為嚴將軍頭，	為嵇侍中血。
或為遼東帽，	清操厲冰雪。
或為渡江楫，	慷慨吞胡羯。
是氣所磅礴，	凜烈萬古存！
地維賴以立，	天柱賴以尊。

早年讀文山先生正氣歌，得一結論：世界是傻子的世界，勝利是傻子的勝利，古今來忠臣孝子義士節婦，都是傻蛋子，全世界理論哲理科學宗教，都是傻道理；沒有傻子，就沒有世界，沒有文化，也沒有勝利。地維之所以立，天柱之所以尊，都只是張良、蘇武、嚴顏、嵇紹、張巡、顏杲卿、逢萌、諸葛亮、祖逖、段秀實、文天祥、史可法這一類人的功績，及抗日戰事發生，愈加深我這種信仰。歲序又到除舊更新的時候了，讀文山先生正氣詩，一動筆上下爭誰何？蝶蜂等閑和爾汝，狼藉山河說云杪，飄零海角春重卷一句，熱情迸裂，不由我不提出傻幹的道理，與國人共勉。

國民要切記：自詡聰明的人，總看人家是傻子，可是失敗的多半是自詡聰明的人，而成功的却往往是傻子。我們能明白此理，便能明白我國抗戰到底的結果，是勝利，不是失敗，並能在抗戰期間，認清前途外，抱定決心，負起責任，傻幹到底，此

外一概付諸不問。

傻子和自詡聰明的人，心理與行動，都截然不同，故其結果亦異。自詡聰明的人，處處存着一個討便宜的心理，出了一分力，便思獲十分果。無如世上本沒有便宜可討，於是心理上的患得患失，造成行為上的趨利避害。若見利不能趨，害無可避，便又避重就輕，玩弄其取巧投機欺騙恐嚇的手段，甚至出以暴力奪取。微幸有所得，即驕形於色，愈想不勞而獲，其心以為舉果不出吾之所料，只消如此對付，便可入我彀中，慎吾所欲。若無所得，便索然無味，甚或惱羞成怒，倒行逆施，總不肯回過頭來，向正當方面努力；其心以為便宜既不可得，欲掩飾自己不可告人的心事而又不能，於是在懶羞無地的情感激變中，弱者流於消極，悍者趨於橫決，消極者固是氣餒，橫決者亦決不是理直氣壯。無論這種人胸中憧憬於得失的反響如何，而其主觀的伎求，總勝於客觀條件的努力，影響所及，遂趨

公私俱蒙不利。

即以我國內外情勢論，真正努力於抗戰的將士和民衆，固已有目共見，有口皆碑；努力不足或假努力，甚或因緣為利的，亦都在國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下，絲毫隱飾不去，結果必然是千夫所指，無疾而死。國際間儘管縱橫捭闔，變出許多妙法，可是誰真心助我，惟假意敷衍，誰千曲百折而終不離其維護正義和平的初衷，不但世界自有公論，而中國四萬萬人亦都看得清楚。中國無一處不是國民與國際努力或不努力的試金石，亦無一人不是鑑定他人和自己努力或不努力的考試官；彼此的勝敗得失，無一能逃過這試金石的試驗，這考官的考試。莫謂蚩蚩之民可欺，欺一事不能欺之舉事，欺一時不能欺之他時，只有自詡聰明，而笑他人是傻子的，才是自欺自的真傻子。

國民更要切記：對日抗戰到底，對國際聯盟及一切和平公約維護到底，對不侵略我的各國，及不助日本侵略我的各國，維持友誼到底，對共存共榮的外交政策實行到底，這是我們中國對外的國策。對三民主義篤信力行到底，對抗戰建國綱領遵守到底，對國民政府擁護到底，對最高領袖服從到底，有關抗戰建國的法律命令履行到底，對效忠國家民族的個人或團體尊敬到底，對不忠於國家民族的個人或團體反對到底，這是我們國民對內的公意。國策與民意既已如此，那麼我們就要嚴密監視一切，努力實行一切，無論對內對外，都認定該幹的，該怎樣幹就怎樣幹，目不旁瞬，心不旁騖，潑刺刺的以全力向前幹到底，到底就是勝利，幹到底的是傻子，所以勝利屬於傻子。尤其是今年，特別是抗戰建國的現階段，各人都須如承嗣丈人，雖

天地之大而惟吾獨知之，如握金齊人，只見金而不見人，專心致力，勿勝勿休，勿成勿已，才能成爲十足的傻子，才能得到十足的勝利。孔子稱顏子「不遠如愚」，老子說「大智若愚」，這是我們力行「總理賢」總裁教訓應有的態度。荀子謂「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謂「用志不紛，乃凝於神」，這是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大事應有的覺悟。諸葛公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匪所逆視」，這是我們在抗戰建國行程中應有的忠貞。文天山的「照鏡非如鏡，求之不可得」，這是我們抗戰建國工作時應有的犧牲精神。這種態度，這種覺悟，這種忠貞，這種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世人所說的「傻氣、傻勁、傻幹、凡傻到底的必成功到底」。即使行程中失敗，但到底的時候亦必是成功。即使不能成功於現代，亦必能傳其精神於後代，使後代人繼續努力，終於成功。

仔細想來，傻子的傻幹，只是效法宇宙，得力於自然界的暗示。宇宙之所以不滅，由於傻；惟其傻，故宇宙界的現象萬變而不離其宗，儘管他人好風好雨怨暑怨寒而不改其態。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皆由於此。物質的所以不滅，由於傻；惟其傻，故自然界一切物，儘管被風霜摧殘，被水火溶燒，變了形體，却不變其原質。物理學中所稱的物質不滅，即由於此。世間忠臣孝子義士，所以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國家扶綱紀，爲萬世開太平，即無一不是效法宇宙，效法自然。先烈陳英士先生致黃克強先生書中說：「此後欲達革命的目的，當重觀中山先生主張、必如彗星之拱北辰，而後星不亂其度數，必如江漢之宗東海，而後流派不至於紛歧」，這不祇是取譬，實是透宗明原之談。

國民其努力！傻子既是成功者的別名，傻幹既是宇宙自然人事成功的定律，就須履行下列各項傻幹的法則。

第一，不問軍事勝敗情形如何，當盡其在我，向前邁進；勝固不驕，敗尤不餒，驕餒只是侵略者的心理現象，我們是心安理得的抗戰之國，不應效顰。

第二，不問國際情勢前途如何，當盡其在我，向前邁進；初不慮形勢失望，尤不可稍存倚賴，失望與倚賴都違反了自力更生的原則，都只是自詭聰明人的假態，我們是自求多福的傻子，不應蹈其覆轍。

第三，不問他人贊幹假幹，當盡其在我，向前邁進；假幹只是自詭聰明人的投機取巧欺騙，結果必然失敗，我們是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的傻子，勝利屬於我們這些傻子，我們不應跟着他們向失敗之路走，也不應該對他們多所容心，徒分精力。

第四，不問他人對我們毀譽如何，當盡其在我，向前邁進；譽甲毀乙，恩牛怨李，袖着手說空話，閉着眼睛唱高調，是詭說不幹的自詭聰明人之所爲，實幹的人，不問不應問毀譽，亦沒有閑工夫去聽毀譽。

第五，不問他人挑撥離間如何，當盡其在我，向前邁進；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無懼可以拔不祥，陰陽怕憐懂，不必計汲一切，若人以權謀策略來，我亦以權謀策略往，只是自尋苦惱，無益於事。

第六，不問難關重疊如何，當盡其在我，向前邁進；凡善弈者每於棋危劫急之時，一面自救，一面殺敵，從最惡劣的局面作打算，向最危險的途徑下工夫，往往因病成疴，轉敗爲功。若雜以浮情客氣，則必愈趨於危。

第七，不問結果如何失敗，仍當盡其在我，向前邁進；以振轉形勢，改變結果，孔子的「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墨子的「雖天不取，強聒而不合」，都是硬幹的模範，也是硬幹必成的保障。

第八，不問功名的歸屬如何，當盡其在我，向前邁進；我們只是爲國家民族而傻幹、不是爲個人千秋萬世之名而努力，老子的「爲而不有」主義，是傻子成功不居的固有準繩。

現世界自詭聰明的人太多了，正義人道公理和平都會毀滅在這羣自詭聰明人手里，我們爲世界正義人道公理和平計，都應當仁不爲，見義勇爲，以傻子的傻幹爲天下倡，以傻子的傻氣肅清世間的乖氣，以傻子的傻勁安托行將墮沉的世界。我們並要以我們的餘力，幫助世界上的傻子，使世界上的傻子更能心安理得的傻幹到底，使世界上的傻子得到吾道不孤的鼓勵，使人類皆願爲傻子。我們的口號應該是：

「世界是傻子的世界！」
「勝利是傻子的勝利！」
「跟着傻子跑！跟着傻子幹！」
「我們都做頂天立地的傻子！」

徵求長期訂戶啓事

茲擬廣徵長期定戶，特訂優待辦法：
半年一元，全年二元，郵費在內。試閱詩
寄郵票一角，寄贈四期，並請逕寄本社。



青年們有些什麼煩悶

集體寫作

青年的煩悶，是目前一個極嚴重的問題。抗戰開始已一年又六個月，而青年還感着煩悶，這更有注意的必要。究竟青年們有些什麼煩悶？是青年們的錯誤呢？還是應當由政府、學校和社會負其責任？本刊曾為此舉行一次徵文，鼓勵青年讀者自己發表意見。本期先發表五篇，下期尚可發表一些，以後如接到有關於見解的文章，尚擬繼續發表。本期的五篇，無論在思想或文字方面都可說已相當成熟，這是我們引為愉快的事。又，編者對此問題也想發表一些意見，擬寫成幾封「給煩悶中的青年朋友們」之類的公開信，陸續在本刊發表。（編者）

徐明

本來，在劍拔弩張世界第二次大戰有一觸即發的國際環境裏，在弱小民族受到法西斯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時代裏，為人類最有希望的青年們誰不感到他的煩悶？特別是在目前的我們中國青年，生長在內戰、盜匪、災禍的大地上，目前更遭受到日本法西斯的轟炸侵吞，稍有知覺的人，也會有切膚之痛啊！

我是這大時代中的青年一分子，我也是在波濤翻騰中的一顆砂礫。我不能諱言我是窮鄉裏的窮小子，小商人的兒子。但我現在已變成「大學生」了！談何容易！生於十足鄉氣的封建家裏，一家人的衣食都成問題，又當國家的學府根本無法收容窮小子的時代，我覺得雖是客觀環境上給了我許多便利的條件，然而，主觀的努力，是我能進「大學」的一個重要因子。

可是，把目前的生活與昔日的奮鬥對比一下，

就發生了萬千的煩悶。我是自小就生長在煩悶中與克服煩悶而發展起來的，因此，我覺得煩悶是無法避免的；我們要好地生活，只有適應煩悶，支配煩悶，而不為煩悶所支配。

照此，我願意很坦白的說出我近日感到的幾個煩悶；我深深地希望賢明的熱心的青年朋友們，與我共同來解除這些煩悶。

「就業與讀書」的矛盾，是目前佔據心靈最大部份的煩悶了。未到學校時，滿以為校中的抗敵空氣是極端的緊張，就業可以幹救亡工作，進校也可以幹工作的時候是那麼痛快淋漓，任意作爲；而學校呢，是歌舞昇平，冷僻秋烟，似乎沒有幹的機會。學生自治會無聲無臭，廣林墨架的幾個「學官」，照例收七角自給費；抗敵後援會是形跡不見，火滅煙消。在「全民動員爭取勝利」的大學生的我，覺得沒有我昔日過勞苦生澀時候領導兒童動員農民

作救亡工作的野。工作是人的興趣泉源，我在當時深深地領悟到；真的，目前儘管過着大學生的優裕生活，而絲毫不感到興趣啊！

「新舊婚姻」的矛盾，是從苦而封建的家庭給我後，每升一次學，做了一件人家認爲是「官」的事，或受到新的異性對象刺激時，而逐漸發展的；到了現在，這一矛盾，每在興趣索然寡味時，影像更擴大起來。我是二十二歲的青年，在十五歲時就與一字不識性情暴躁的她結了婚。漫不經心地過着夫婦生活，居然我在廿歲時當了父親。六七年來的光陰，我都消磨在讀書和教書的學校裏，夫婦的會聚是屈指可數的。有時，我也想起她來，爲她滴着同情之淚；但爲了忙於工作，或受了新對象的陶醉，便隱即忘去了她的倩影。「這是永恆的辦法麼！一邊承認舊的合法，一邊又愛上了新的」，有時便這樣自責起來。是約，你要拋棄了舊的，會惹起鄉人的非議，說你是忘本叛徒；但是，若與新的結婚，人家便嘲笑她是姨太太，她的人格何在？這是一個難題。

「課程脫節」，「學校與社會分家」的矛盾，是從進中學起而至今日更擴大起來。經濟學是講「獲取財富」；「心靈解放的慾望」；「抗戰時候的心理效用」；另外，國文講那「文起八代之衰的唐宋八大家，十大家」，與「清真雅正的道地桐城派」。最有意思的，是每位教授上台來講，打着「要考你們這些講的啊，小考不來，大考準跑不脫」的官腔。這是一個各級學校的真理：「考試代替了讀書」；小學如此，大學亦不例外。沒有對外宣傳，沒有下鄉活動，沒有新的靈魂，人家瞧不起你是活該！然而，許多的過激者偏說人家罵我們不應該啊

。是的，我是這校裏的一份子，我既感覺到這些，焉得不把新的煩惱？你看，圖書館有些甚麼新的報章雜誌書籍可要你新思潮的發展？有些什麼大的科學書籍可供你研討？體育場，理化儀器室，這些算了吧，說來更無聊。內容空虛，焉得不令人煩惱？

「政治派別紛歧」的矛盾，在抗戰發動後又增長起來，牠如一股洪流，漫瀉到全中國的各角落。雖然在歷史上本校無可稱譽，文化地位幼稚，然而也難逃歷史的奔入。一個青年，在抗戰建國的大時代下面生長着的青年，不能不有個鮮明的救國立場；所以，便得找立場。然而，派別紛歧，何所寄托？你看，內幕中的明爭暗鬥，外表上的粉飾冠冕，唇槍舌劍，紅面青筋，弄得不亦樂乎！這給一個要找新的鮮明的救國立場的青年，多麼重大的一個煩惱！我渴望着青年真正的統一運動和陣線有一天會發起而形成。否則，在此「孤」的環境中過生活的青年，煩惱實在受不了。我們應該知道：青年人的優良本質，是高尚、純潔、坦白、熱情、天真、活潑、惟有從這些方面發展青年才是可靠，抓是不行的；就是以利誘去而不從這些上發展，也是沒有結果的。

目前的幾個矛盾，隨着時代的浪潮在起落，在消滅。

增常方

青年們的煩惱，就時而說，可分為抗戰前與抗戰後的；就性質說，可分為個人的與全體的。抗戰前敵人一再的侵凌壓迫，而我們的政

情委曲求全。這情形在血氣方剛的青年看來，當然會由憤怒而煩悶。但自去年七七事變，全民抗戰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展開以後，這種煩悶自然是消失了。又個人的煩悶，如因家人財產遭了殘害與摧毀而悲傷，抗戰後生活起了變化而感着不適，或是爲着個人出路問題而憂慮，以及爲着戀愛失敗而氣悶等，也沒有鄭重的提出來討論之必要。這裏應當提出來討論的青年們煩悶的問題，乃是抗戰後有全體性的問題。

關於青年們在抗戰後所感着而又具有全體性的煩悶，其重要的可分析爲如下四項：

第一、對抗戰前途的擔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和「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兩句話，雖然大家都在傳說着，但事實上失地是一天天的多，各地生產事業大多不是給敵人摧毀，就是由敵人佔領享用，致使我們的抗戰更見困難。青年對將來的結局，因而不免抱着悲觀。

第二、對建國最高原則的疑慮。抗戰以後，各種主義都作大規模的宣傳，聽起來各方都有他的道理，同時因戰爭關係，淪陷區域的社會機構，好像有了一點動搖；因而對於抗戰中和抗戰後建國的最高原則，不知究以採取何種主義爲最好。

第三、不知個人在抗戰中究應怎樣。抗戰後青年們首先感着的問題，就是「到前線去，還是在後方？」有的人說青年們現在不應當在學校裏讀書，或是從事于和抗戰無直接關係的工作；同時青年自身也多願到前線去痛快的幹一下。可是有些人則謂中國並不缺乏作戰的人士，而各人原有的工作却很重要，尤其是對於持久戰和建國。就是到前線去的原則決定了，又不知從事於那一方面的工作好，或

是感覺自己沒有特殊的技能。受訓練吧，個又不知受什麼地方的何種訓練好。

第四、對社會腐化情形不滿。抗戰以後，凡爲中華人民都應一心一德的來做抗戰建國的工作。可是有些商人却乘機發國難財，資本家把存款匯到外國去，有些官吏還是貪污敷衍，有些人還是嗜者極侈，只講個人的享受。這使心地純潔志切救國的青年看了，怎不使他對這老大民族的復興前途發生懷疑，以爲這樣永不覺悟的民族，怎能够自由獨立！

本來這一次的戰爭會產生兩個很嚴重而又普遍的困難，使青年們煩悶得難受的；這就是失學和失業。但幸由政府當局周密的注意，如設立國立臨時中學以收容戰區學生，發給獎金以救濟在校學生，對於畢業學生則爲有計劃的介紹與訓練，最近爲救濟未考取大學和未參加考試的中學畢業生，又有大學先修班和專修科的設立，結果這兩大困難是無形的解決了。

最後還有一點，就是上面四項雖說是現在青年們普遍的感覺煩悶的問題，但實際上也還只限於一班普通的青年，因爲下等的青年，只知有個人，不知有民族，他們只要手裏有錢，還是儘量的享受，國家社會的事好象與他一點關係也沒有，這種人對於那四項問題當然不會感着煩悶。至於上等的青年，他們有明確的見解，堅定的意志，知道對於什麼事應當有怎樣的態度，而且能力行不倦的切實去做。他們對於上面第一個問題，知道只要大家肯團結奮鬥，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對於第二個，他們堅信三民主義是最適當的建國原則。對於第三個，他們認清前線與後方是同樣的重要，所以要就在

後方努力讀書或作其他工作，否則就對前方去好好的幹一下，像最近中央大學幾位青年系科的投考中央軍校畢業生，以便受了短期訓練就派去殺敵。對第四個，他倒更知道那隻小船墮落份子如此，一俟政治上軌道，這種腐化的情形還可大大的減少，而且這次抗戰展開以後，有多少人肯犧牲生命財產的爲國出力，所以他們對於中華民國復興的前途是一點也不悲觀的。

田 壽

青年可以分爲兩大類，有一類是祇顧生活着而不追問所以的，因此祇要他們個人吃飯享樂不發生問題，就無所謂煩悶了。還有一類是對於一切都存着追問態度的，因此他們在修養不了自己的追問時，便發生煩悶，因此一個人最大的煩悶，莫過於「處於茫然不知所以」之中。後面這一類青年，現在究竟有些什麼煩悶？依我個人的體驗與觀察，約有后列四點。

(一) 抓不着時代的重心

時代的重心是什麼，青年人常常抓不着它，於是感到徬徨的煩悶。這好像是在沒有方法辨別方向的大海中行船一樣，船固然是時刻前進着，但這隻船是在航程的那一段以及它是否迷誤了方向，皆不得而知。也許有人要提出「抗戰建國」爲時代的重心，然而我不認爲確切；因爲抗戰建國祇是一種目前緊急的工作，至於建立一個怎樣的國方合乎時代需要，這才是根本問題，如同船行大海中遭遇風波一樣，抗戰不過是迎風拒浪，建國不過是修補漏網，這兩件工作固然極其重要，但僅做到這兩件工作，仍不能解決行船的困難；因爲即使這次風浪過去

了，船也修好了，若還不知道這隻船頭目的地尚有多少遠，也不能確切判定船行的方向是否迷誤，那末這隻船終是危險的。假如不幸方向錯誤了，則這隻船此時行進得愈快，距離目的愈遠，飄搖海上的時間延長，就難保不有第二次第三次風浪襲來。所以在這時除迎風拒浪修補漏網外，趕緊要判斷方向和航程，以便全盤打算。

「現在這隻中國船是一隻巨大的破船，同時遇着了猛烈的風浪，這是坐在船中的年青人所明瞭的，而且大家也知道非擋住這番風浪不能得救，但是却不知道航程還有多少遠，方向是否錯誤。有的人說：「這次風浪過去了，我們就可以到達目的地。」有的人說：「即使這次風浪過去了，還有更遠更艱難的航程。」又有人說：「方向恐怕不正確吧！」更有人說：「方向是正確的。」……這些話使船中的年青人聽了，的確有點不安起來，因爲憑他們的頭腦現在還不能判斷誰的話是對的，同時也很少有人說話能使他們確信。這是青年煩悶的泉源之一。

(二) 認不清人生的意義

什麼人生才是有意義的人生，這個問題青年們也常常不能答覆。人生是無所爲的嗎？無所爲又何以爲人生？若說人生是有爲的，則不外乎爲人和爲事物，爲人又不外乎爲他人和爲自己。若是爲他人，則失去自我之存在，我既是爲他人而生，我不過和一隻碗一雙筷之爲他人而存在，徒供人用而已，還有什麼意義可言！若係爲自己，則我之所以生，是因有我存在，苟我不存在，人生亦歸烏有，因而人生的美醜也無從發生，既是「我不存在」較「我

存在」爲醜陋，那末我何取乎存在？至於說是爲事物，則無異「以心爲形役」，更是大可不必。然則究竟什麼是人生的意義呢？這是青年煩悶的泉源之二。

(三) 看不清自己

一個人的臉面與自己最親近，然而自己的眼睛偏看不見它，所以往往有些事物一方面固然非和它親近不能看得清楚，但同時若和它過於親近，也不能看得清楚。自己之看不清自己，即係此理。青年人對自己之認識，的確不容易。例如對於自己知識能力的估計，就很難正確；自信心強的人，往往估價失之過高，而拘謹審慎的人，又往往失之過低。再如爲人處世，如何才算恰到好處，自己也無從判定。舉一個例吧，作事要顧及現實環境，這是對的，但如何才懂是顧及現實環境而不是偷閒苟安或同流合污？人們往往主觀確信爲是爲顧及現實環境，而結果恰走到偷閒苟安和同流合污的路上而不自知。青年人對於這點極難認清，所以許多以前罵人的人，現在居然也和被罵的人走到同一條路上。再談到修養，也是一樣。不要暴怒是對的，但是否會因此流於懦弱？不要暴躁是對的，但是否會因此流於萎靡？不可激於感情是對的，但如何才不流於麻木？請如此類，忿怒和懦弱，暴躁和萎靡，刺激和麻木等等，他們的界限究在何處？頗難捉摸，青年每每難於確定自己是否已超過這界限。凡此種種，都是青年認不清自己的地位。這是青年煩悶的泉源之三。

(四) 解決不了現實的矛盾

現實的矛盾，真是太多了，而青年們特別看不

償這些矛盾。但看不慣儘管最看不慣，而矛盾却依然是矛盾，這使他們格外煩悶。隨便舉幾件事作例吧：譬如國家的賦稅，直接間接大多數都是由勞苦大眾負擔的，而國家以這些賦稅所作的設施，能有多少是為勞苦大眾。貪污是應該嚴懲的，但現在由於做官而發大財的人，該有多少，薪俸是有定數的，他們的錢是怎樣來的？不是貪污的錢證嗎？在抗戰期間，「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這已經是對有錢的人優待了，（因為人家所受的是身體的痛苦，而有錢的人祇是出些錢而已），但是有錢的人還不肯出錢，不肯出錢也罷，而且還要把錢送到外國銀行去供外國人利用，而自己的國家想多買一點軍火來救亡圖存，却沒有錢。再者，前方將士慘烈犧牲，無數難民家破人亡，而後方偏有不少人過着安閒享樂浪漫奢侈的日子，這是什麼道理！難道國難不是他們的國難嗎？不過話又說回來，這些人究竟還在中國，比起那些搬到國外去享樂的人還要千百倍。上面所說的種種現象，不過是矛盾現象中之一斑，這些矛盾不但沒有消滅的趨向，而且還在繼續增長中，這教人看來怎不煩悶！這是青年煩悶的泉源之四。

最後還有一點最使青年煩悶的，是「利用青年」。許多第二三流或第四五流的人物，每每拿出各種各樣的手段，來利用青年造成自己的地位。以為青年意志薄弱，可供利用，事實上也有不少青年已被利用，這都給予了青年以不少的懼怕，好像社會上處處都有陷阱，使他們不知如何是好。可說是青年煩悶的泉源之五。

上述幾大類煩悶，當然不是每個青年都兼而有之，也不是說青年祇有這些煩悶，這裏不過敘述一

備大概的情形，希望真正愛護青年的人，能為青年們解除這些煩悶！

賀祥麟

一個十七歲的青年學生來談其自身的切膚問題，實在是再感覺有與趣不過的事。

當然，在這舉國一致的全面抗戰中青年們的所謂「性之煩悶」已根本不復存在了。不過，隨着抗戰的開始，更生出許多新煩悶，並且其程度又與日俱增，在這裏實有寫出來供大家探討的必要。

最大的煩悶是有關青年本身的問題，抗戰的序幕方一展開，每個青年都發生這樣的疑問：「從軍？還是求學？」誠然，青年們既感到國家民族之危急，自己責任的重大，深覺得無論爲了祖國的獨立或者民族的生存，自己都應該毅然決然的投入這大時代的洪流中，到前線殺敵去；同時又想到在後方發奮讀書。努力求學，以備將來之用，也未嘗不是報國之道。於是這二種矛盾心理便整天在惡戰，在校讀書者固無時不想隱身沙場，甚或視求學爲苟安爲恥辱，即已經投筆從戎，又刻刻爲學業荒廢而耽憂，反想再入學校拿出一最後一課的精神來苦讀，結果兩方均陷於極端煩悶中，學業事業兩無所成，甚至竟有始終彷徨歧途，至今仍不能決定的。

對於政治，青年們也有其極大的煩悶。大家總以為國家如此危急存亡之時，全國人民當然應該在統一的政府領導下，惟一的領袖指揮下，竭誠信奉三民主義，以爲一的行動向暴敵作猛烈的攻擊，以同一的步伐向抗戰建國的大道上邁進；可是，真令人痛心，仍有不少人懷着可恥的心理，以卑劣手段在爲自己招兵買馬，擴充勢力，以荒謬的主義

在煽動羣衆，他們拚命出刊物印書籍耗費金錢在替某一黨派宣傳，並且側面的攻擊政府。至於在內地淪陷區如雨後春筍樣成立的「邊區政府」，尤爲一般青年所引爲頭痛的巨大煩悶。

此外，關於少數官吏的萎靡不振，玩忽政令，社會上有些人的醉生夢死，以及抽壯丁的種種不良現象等，也是多數青年認爲十分煩悶的。

王延昭

據我看來，青年們底煩悶有五種：

（一）國事的煩悶 抗戰開始一年半了，全國大城市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濟南、太原、蘇州、杭州、徐州、開封、安慶、廣州、漢口相繼失守。軍事上的消息，老是「轉移新陣地」；外交方面只聽見友邦同情的呼聲，看不到友邦積極的動作；政治上組織依然龐大，而行政效率依然很小，我們內地工廠的生產量如何？西南經濟建設進展到什麼程度？財政方面如何籌措戰費？外匯的黑市價格對英已降低到九便士左右，將來會再降低嗎？社會方面動員的表現如何？作者暑期旅經湘、黔、川各地，城市的高等華人們、紙醉金迷如故，太太小姐們塗脂抹粉如故，農村裏只聽見老百姓抽壯丁的怨聲，並說：爲什麼有錢人讀書人可以不當兵？這種種社會病態的反映，不能不使憂心國事的青年們煩悶了。長此以往，誰能保證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呢？

（二）職業的煩悶 青年們拿了文憑，跨出學校的大門，懷着高尚的理想，走進社會底各階層，也許幸而不失業，找着相當的工作，然而，這些工作是否青年所學的專長？青年本想繼續自修，但人

事的應酬，佔據了公餘全部的時間。同時，看見各機關各商所各工廠各銀行人員的調遷任免都帶有人情關係，臥薪（坐草）水也（一管）吃豬腰豬肝豬膽也）的人太多了。看到大家做事都是苟且敷衍，我爲什麼不逍遙自在？何必那樣窮年兀兀，埋頭苦幹，吃力不討好，反而被人嫉妬，視爲眼中之釘！

(三) 讀書的煩悶 在學校的青年，除了機械式的點名上課軍訓體育外，其餘的時間就是自修。但是走進圖書館，書目的卡片如山堆，參考書架陳列的中西文書籍，也是琳瑯滿目，新出中西文的雜誌又是汗牛充棟，天啊！彷彿被壓在大塊石頭下喘不過氣來。我應該看些什麼書好呢？胡適博士說：『讀書要博要精』，怎樣博呢？怎樣精呢？莊子說：『人生有涯，而知無涯』，怎樣讀書？怎樣求知？知既無涯，何必求知？讀書本是青年的本份，誰知却成了青年煩悶的重心！

(四) 婚姻的煩悶 『食色性也』青年男女正在生理上發育成熟的時候，性機能的變化，使青年男女憧憬於異性的追求。自然，找配偶，談戀愛，寫情書，爲青年終身問題的基本工作，這是任何這般岸然的訓育主任所禁止不了的事，也是不能禁止的事。但是，怎樣去找配偶？男女同學的比例太不平均了，弱少僧多，未必可能？也許有幾個可爲追求的對象，但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奈何奈何！或者自己的標準太高，竟一個也看不上。這些婚姻問題的煩悶，是每一個青年男女所必有的經驗，而這些煩悶，又不能向訓育先生去訴苦，更不能對同學明言，於是只有懶洋洋的躺在床上，兩眼望着天花板發呆了。

(五) 生活的煩悶 青年的理想太高，崇敬英雄，做事認真，心地純潔，不知不覺養成一種尙空談的惡習，自己以爲將來一定是一個大人物，然而思想來自實在，實際上自己的生活很平凡，很機械，於是不免煩悶，絲毫感不到生之興趣。這種煩悶，在喜讀哲學與文學書籍的青年們，程度更深。有時日常生活上瑣碎的事情，也往往會發生煩悶；譬如做錯了事被同學譏笑，悶悶不樂；遺失一枝自來水筆，三日不快活；天雨路上溼滑，跌了一交，就懷疑到天都在欺侮他了……這些不如意的事，在日常瑣碎生活中不斷的發生，於是也時常感到煩悶了。

二、我的看法

青年們一般的煩悶，有上述的五種，我是青年之一，我也感到五種煩悶的苦痛。不過，我有樂觀的哲學；這五大煩悶，在我這把樂觀哲學的鋼刀下，一一被斬除了，我的看法如此：

(一) 國事的樂觀 『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這個理論無容我贅述，有龔德柏林語堂先生所著的『日本必敗論』、『中國必勝論』，可以參考。此外，蔣委員長汪副總裁所發表的抗戰言論，尤其是有力的根據。而且退一步說，對國事悲觀有什麼用？即使亡國，我們也要努力再造民國，任何犧牲，在所不辭，何況事實上日本兵力單薄，財力竭蹶，鯨吞中國決不可能。現階段中國所需要的是『力』的補充，力的培養，力的儲藏，只要青年們一致奮起，努力學術，努力工作，抗戰的勝利就在目前。我想在全國青年如果人人都有樂觀的態度，堅強的意志，堅苦的精神，刻苦自勵，認真工作，抗戰建國的豐功偉績，一定可以在我們這一代青年手中

完成。

(二) 職業的樂觀 『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確是目前社會的病態；但是，中國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日日向着光明的大道前進，中國需要無數的專家，和技術人才，將來政治局面的安定，經濟事業的發展，社會和平的恢復，一切事業都有常軌，職業的出路和保障都不成問題。所以，我對於自己職業的前途，表示樂觀；只要我有實際的經驗，相當的學識，專門的技能，我必能找到相當的工作。青年們請自己反省一下，努力去做，自然不會有職業的煩悶了。

(三) 讀書的樂觀 誠然，人生有涯而知無涯，但是我們對於宇宙觀念的了解，社會現象的認識，不能不讀幾本基本的書；如陳立夫先生的唯生論與孫本文先生的社會學原理是值得介紹的。此外，自己決定將來事業的方向，努力於該項基本科學的充實，以養成精深的知識。譬如說，我是財政系的學生，我就立志於充實自己財政學的知識，並進一步研究中國財政的實際問題。自己先決定了一個讀書方針，決不會徘徊歧途。這是我讀書經驗，可供朋友們的參考。

(四) 婚姻的樂觀 婚姻是終身大事，我決不否認其重要性。但是，婚姻問題不過是人生的問題一小部分而已，不必過于重視。對於唯愛論的朋友，我沒有話好說，因爲他們認定愛人找不到，就如失去指南針，缺乏生命底原動力一樣。其實，這些結婚或根本不結婚決不會失去一個人底偉大性。至於配偶的選擇，最好自己先定一個標準。我自己未結婚，亦未訂婚，但決不憂皇不可終日，如迷途的羔羊。我相信只要自己容鏡不奇醜，學識相當豐



回軍領袖馬仲英

李于英譯

最近，蘇聯某日報上刊載一個消息，說是中國的回教青年馬仲英將軍正在組織一支龐大的中國回教軍，準備抵抗日本的侵略了。這個消息雖則並未登在顯著的地位，可是馬將軍建軍的事實，却說不定會在中日戰爭中變成極重要的因素。

自一九三五年來，馬將軍一向被拘在蘇聯中央亞細亞境內，過着俘虜的生活。從前他因為反對俄的新疆督辦盛世才氏，以致全軍覆滅，在一九三五年逃入蘇聯境內，和自己的部屬同被蘇聯所拘留。中國某外交官曾經對我說，一九三五年以後，馬將軍寄寓在阿爾馬河他城，備受蘇聯當局之優遇，蘇聯當局之拘留馬將軍，原有特殊的用意，祇是這種用意迄未宣佈而已。

現在馬將軍建立抗日的回教軍，蘇聯政府想必是很早就料到的，而且他們之所以要在此時把他釋放，亦無非是存着一種特殊的作用，想讓他出來建立這一支軍隊，有人說，馬將軍在軍火方面，裝備方面，甚至軍事技術方面，一定會受到蘇聯的幫助，這種猜想，我們認為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一九三五年，我適在莫斯科作短期的居住，瑞典的名探險家斯文赫定博士遇見了我，曾為我敘述馬將軍的身世。他說，馬將軍在中國及俄國屬土耳其斯坦的回教徒裏面，向負極大的聲望，當他起兵攻擊盛世才的時候，他很想把這一帶的回教徒組織起來，建立一個新回教國家，自己作這個國家的領

袖。

可是在蘇聯中央亞細亞住了三年，他的態度却發生劇烈的轉變了，不然，蘇聯當局為避免本國的回教徒再圖分化起見，便決不會在此時釋放他的。他們一定有着很大的把握，相信馬將軍必能以抗日為職志，使華北內蒙及滿洲等處的日軍感到極度的麻煩。

馬將軍一方面受着蘇聯支持，同時新疆督辦盛世才又捐棄前嫌，竭力給他以襄助，因此，他如果想組織一支四十萬人的回教軍，決不會有什麼困難，這支軍隊的實力，至少亦可與八路軍相等。將來回教軍說不定會和八路軍一樣，分成若干個單位，每一單位包含數千個士兵。馬將軍跟他的部下，對於這種小作戰是很有經驗的。

日本的政治當局鑒於中日戰爭不可避免，早就費盡心計，扶植一種回教運動，以便博取中國回教徒的擁護，但是這種計劃，却因日本軍閥之侵略中國而變成泡影了。

假如蘇聯某日報上所說的話不錯，蘇聯政府確在支持馬將軍抗日的軍事準備，足見馬將軍在三年的旅蘇期間，對於紅軍領袖們所指示給他的各種戰略，已經有很深刻的認識；而他所建立的回教軍，在將來中日戰爭的結局上面，亦一定是一個極重要的決定的因素。

(譯自大陸報)

富，經濟能獨立，志行純潔又無惡劣嗜好，他日自有辦法。所以，青年們對於婚姻問題並沒有煩悶的必要。

(五) 生活的樂觀 關於人生哲學，我是樂觀論者，我有生的意志，我對於人類前途，生命意義，表示樂觀。樂觀是我們生存的原動力。關於生命的光輝可引陳立夫先生二句格言：「一、從過去的過去與未來的光明中映射出現在的光輝；二、光榮的過去與光明的將來，為生命活力的源泉。」此外，平時多讀些偉大領袖與英雄的傳記，如「拿破崙本紀」「黑索里尼對話錄」「希特勒我之奮鬥」「斯大林傳」「孫中山傳」「蔣委員長嘉言類鈔」「西安事變半月記及回憶錄」，自然心胸開展，氣度宏大，決不會感到生活的平凡與苦悶了。至於日常生活瑣碎的事，更無煩悶的必要。譬如上節所舉的例子，如果自己行爲錯了，立即改正，如果是別人的誤會，更不必介懷。「自反而不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日常生活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如能處之坦然，自然不會感到煩悶。

二、結論

青年時期是人生心理變化最複雜的過渡，青年時代最容易感到煩悶，尤其是在變動不定的大時代。我以為解除煩悶的方法，最基本的是需要青年們自己已有正確的信仰，合理的人生觀，認清偉大時代中年青們的責任；其次是家庭學校社會三方面的教育，使青年的生活能向上，能適合於青年們的需要。

理論上，在偉大時代的今日，中國青年不應有煩悶，事實上，在抗戰嚴重的關頭，後方青年們有不少的煩悶。青年們的煩悶，不僅是青年底不幸，也是國家的損失，希望教育家注意這問題！(完)



格別烏怎樣審訊政治犯

逸君譯

用着嚴刑和不斷的審問，經過數月甚至數年的時光，蘇聯的國家政治局（格別烏）（Г. П. У.）才能從備遭恫嚇，飽受饑餓，心力交瘁的犯人那邊，獲得他們的口供。不過有時候，國家政治局拘獲的犯人，亦有至死不招認的。我所知道的就有兩位：一位是莫拉希科夫斯基，一位是史密諾夫。國家政治局受了史太林之命，想逼這兩個個人簽名招供，所有的恫嚇手段都用盡了，他却仍毫無結果；最後一位絕頂聰明而且極有經驗的法官，便用另一種方法來審問他們。

這位法官是史洛斯基，他親自告訴我審問的情形，現在照錄在下面。

「我開始審問時剛括了鬍子，審問完畢後鬍子又很長了。屈指一算，先後經過了九十個鐘頭。每隔兩三點鐘，電話機總要響起來，接着是史太林的秘書問我：『他們招認了沒有？』」

我問史洛斯基，他是否始終坐在那邊，一刻不會離開過屋子。

「並不」，他答道：「起初十個鐘頭過去後，我在外面休息兩點鐘，由我的秘書代審。莫拉希科夫斯基一刻都沒單獨過，大小便也有人監視的。」

他接着說：「莫拉希科夫斯基進來的時候，被得很厲害。我遞給他一張桌椅，『莫拉希科夫斯基同志，請坐，我是奉命來審你的』。莫拉希科夫斯基

基猶然說：『我沒有什麼告訴你，並且不願和你談話。你是壞蛋警察，比沙皇的警察還狠。你有什么權利審我？你在革命史上有什麼地位？從前，我連見也彷彿沒有見過你……』他瞥見我胸前的勳章，繼續說道：『我在前線的時候，從未見過你這種人，你的勳章說不定是偷來的。』我一聲不響，他接着說：『你倒還叫我莫拉希科夫斯基同志』，

是反革命份子呢！然而，我是在監獄裏面生長的。我的父親死在西伯利亞，母親亦流放到那邊，結束她那青年的生活。從小時候起，我就加入布爾雪維黨了。』他突然站起，揭開襯衫，指着他內戰時受到的傷痕。『這便是我的勳章！』我依舊默不作聲，只是細細注視他的臉。我遞給他一杯茶，幾枝雪茄，他把茶和雪茄搶了過去，跟煙盤一同摔在地上。『唔，你想收買我嗎？是不是？請告訴史太林，我瞧不起他。莫洛諾夫也想收買我，却給我摔了一口。』這時候，我就站起來了。」

「莫拉希科夫斯基同志，不要這樣，」我說，「我的勳章是從前我在你統率的紅軍裏面作戰時得到的，並不是偷來的。我並不以為你是豬狗。我歡喜你，這願意幫你的忙。然而你總要反對現在的黨，不是嗎？唔，我審問你，是受黨的命令的。你說起你的傷痕，你看吧——我露着腹部——這些傷

痕，也是內戰時候受到的。』莫拉希科夫斯基不作聲——悉心聽着，然後說道：『我不信，你且拿證據出來。』我便取出我的傳記，繼續說，『內戰以後，我一向在法院裏做事，後來接到黨的命令，又調到這個政治局裏面。現在，我祇是執行我的任務。假如黨要我死，我就得高興的去死。』

「我告訴他，我並不覺得他是反革命份子，但不得幸得很，從他朋友那邊所得的證據看來，他却有這種嫌疑……」說着，從抽屜裏取出許多文件。『

三天過去了。在這三天中間，莫拉希科夫斯基從未合過眼。我整天整夜的想探得他的口供，也只睡了三四個鐘頭。他給我緊緊的問着，顯得心力交瘁，甚至狂叫起來。——可是仍然不肯招認。他低聲嘆道：『什麼都完了，什麼希望都沒有了。』這時候，我亦禁不住下淚。

「第三天晌晚，他問我能不能讓他去看史密諾夫，我便叫人帶着史密諾夫進來。他們在我的辦公室裏相見了，緊緊地抱着，臉上掛着淚痕……我聽得莫拉希科夫斯基低聲在說：『伊凡尼基帖克，我們還是聽他們的操佈吧，這樣還許倒會好些，』史密諾夫却拒絕了。『我沒有什麼可供的。我從未反對黨，或是反對蘇維埃政權。我從未做過恐怖份子，或是殺過什麼人』。莫拉希科夫斯基再三請求他簽字，他始終不肯。」

「他們會見的時候，知道一切都已無望，便像小孩子一樣啼哭着。我叫人把史密諾夫帶走了，莫拉希科夫斯基又重新陷在煩躁不安的狀態裏面，口裏聲說史太林是叛徒。第四天，他終於簽了字。我審畢回家，非常困倦，一星期後才算恢復過來。」（譯自巴黎之「L'Humanité」）

日本與九國公約

伍德海

譯自十一月十二日大美晚報

日內瓦舉行國聯大會時，不特索爾舉行九國公約會議時，日本先後受到各國譴責，被認為違犯了華盛頓九國公約；最近美國國務院向日本政府所提出的照會，也具有同樣意義，同時還列舉種種事實，證明日本的違約行為。美國的照會在十月六日送達日本政府，並聲明「美政府深信日政府如能早日答覆，於日美關係上當大有裨益」，然直到現在，仍未見日本政府的覆牒。（譯者按：日本現已答覆，惟美國很不滿意）。但雖則如此，我們若就日本外務省代官人所發表的談話，以及日本各報紙所刊載的言論，加以推測，即可預料日本的答覆，決不能使美國滿意。這是千真萬確的，日本覆文的內容，假使跟這些談話和言論無大出入，則日美兩國的關係，勢將發生嚴重的危機。原因是，美國的抗議係以九國公約作根據，而日本則認為九國公約業已失却時效，須代以中日「滿」三國的同盟。日本人說，九國公約如欲維持其使命，便只有「在貿易與國際政治完全絕緣的條件下」才能辦到。而且根據半官方面的消息，日本政府或將提出一種要求，聲明必須中立國承認日本在華的特殊政治地位，而後日本政府對於門戶開放原則之維持，才允予以考慮。十一月三日近衛首相為說明日本的國策而發表

的廣播演說，實際上並無什麼令人驚異之處。他說：日本雖則決定消滅中國的共產黨，但亦並不拒絕和第三國合作，只要第三國了解日本的真正意向，而且採取能夠適應東亞新事態的政策。同時他又聲明若干國際條約如國聯盟約等，業已失却約束的力量，國際正義之表現不在於冠冕堂皇的辭句，而在於切切實實的執行。此外，他更申說日本的目的建設一個新的亞洲，並已為着這個目的而開始真正的奮鬥。

不消說，上面所引的這些聲明，英美政府是全部不能接受的。九國公約中既無期限的規定，亦無關於何時廢止的條文，他的產生並非根據簽約國中任何一國的政策，而祇是把各簽約國所同意恪守的一八九九年的美國的聲明，一九〇〇年的英德二國的聲明，及一九〇八年的 Root-Talbot 換文中所提出的各項原則，有些部分使其成文化，有些部分使其發揚廣大而已。根據這個條約的規定，簽約國代表須設法使本國政府和人民，避免各種足以妨礙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造成勢力範圍，及違犯列強在華工商業機會均等與門戶開放諸原則的行為。其中所具的政治涵義，實與商業上的涵義同樣重要，政治上的精神如被違犯，商業上的規定亦必

受同等的影響。而且，我們再亦不能承認，像這樣一個應為簽約國所共同遵守的條約，是可由任何一個簽約國加以片面廢止的。

美國的照會中明白地指出，華盛頓方面依舊承認九國公約之有效，并絕不同意任何簽約國加以片面的廢止。至於英國的態度，自十一月一日張伯倫首相在下院中發表他對某議員的答辯以後，雖曾有人認為英政府意在以經濟上的援助，讓日本征服整個的中國，藉以結束正在進行的中日戰事，可是當局方面，却都加以鄭重的否認，說是首相的演說，決不可被人作如此種曲解。英外交說得好：英國決不承認任何簽約國以片面的行動，來改變華盛頓條約所造成的局勢，「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立場實與美國國務院所表示的並無二致」。

因此，我們可以斷言，日本若想像英美在華商業，勢將受到倫敦和華盛頓方面的強硬抵抗。法國和歐洲的其他簽約國，亦決然會取同樣態度——義大利因為對華貿易比較不甚重要，或許是例外。除非日本準備和西方列強作長期的劇烈鬥爭，則他對這種遲早要失敗的計劃，還是重複考慮一番的好。

若說凡是具有在華利益的國家會不明瞭遠東的實際情形，而只想使中國的權益獲得充分的發展，誠或與事實不符；然而，若說他們會在事實上或甚至理論上贊成日本的意見，即所謂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二原則須在能够適合日本人願望的條件下，或須由日本人來主持的條件下才有考慮的價值，恐亦非事實所許。由我們看來，日本政府最好把美國照會中所提出的幾點，設身處地的考慮一下。美國的照會中說：「美國政府從不想在本國或第三國的領



蘇聯的黨獄平議

史提華特
沈逸君譯

本文和下一篇文章——「格別烏怎樣審訊政治犯」，都是關於蘇聯清黨運動的紀載。本文作者對蘇聯當局抱極端同情的態度，下一篇作者述而不作，對蘇聯當局亦無不同情之處。蘇聯的內政，迄今仍是一個謎，我們必須從多方面觀察，方能得其真相，（然而很不容易！）關於蘇聯黨獄，亦應作如是觀。（編者）

大家都承認蘇聯在經濟建設方面有着驚人的進步，同時亦承認蘇聯在政治方面屢有黨獄的發生。從表面上看來，這兩件事似乎是截然不相容的。但我們如欲瞭解一九三八年代的蘇聯，却須先明白蘇聯在突飛猛進的時候，何以還會發生黨獄的理由。

一般有着知識的俄國人對於這個謎，就像那些淺薄的外國觀察家一樣不能解答。他們或許亦覺得外國所傳的關於間諜與怠工者的故事，並不完全實在，可是他們因為沒有比較正確的解釋，亦就不得不相信這些不盡實在的故事了。至於淺薄的外國觀察家，則更是懷着仇視的態度，來判斷蘇聯的黨獄，然而他們的判斷，却又分歧到極點。

我在沒有到蘇聯以前，曾在各種刊物上讀過許多記載，說是蘇聯人民因為最近當局之處決大批黨人，相率懷着極度的恐懼。而旅俄各國外僑，尤其是令人懷疑的對象。這種記載在政府方面，或許十分正確，可是民衆方面，却絕無懷疑外僑的表示。我在大街上，公園內，以公共汽車中間，曾經遇到好些俄國人，覺得他們依舊和悅可親，與從前並沒有兩樣。這一點，已足證明事實畢竟勝於雄辯。一

般工人偶爾談到清黨運動，說起某機關裏的某人被當局所「清除」時，總表現着滿意的神情。他們看到某某黨魁之突然失蹤，並不會發生恐懼的心理，而蘇聯的清黨運動，亦幾乎完全以黨魁為對象，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好些精明的觀察家都說，蘇聯的清黨案件，差不多全從下面發動的，這種論調，我們認為確有事實上的根據。清黨工作，雖由黨內的領袖們執行，可是黨內領袖們之執行這種工作，却是依據着人民的意志，因亦不會引起人民的不滿。有人或許要以為我說這種話，並不能使最近所發生的黨獄，獲得滿意的解釋。原因是，按常理而論，一個國家既已踏上了繁榮時代，人民的生活程度日在逐漸提高，人民就決不再會攻擊某某幾個人，要求政府把某幾個人處決了。可是近兩年來，蘇聯的各報館及各種統制委員會，却都接到成千累萬封信件，表示人民對於政府中若干人士的不滿；然而蘇聯在經濟方面的進步，却又是我所親眼看見的。這種矛盾現象的發生，究有何種特殊的原因在裏面呢？最近情的解

（接六九一頁第三排）

士以內，藉封鎖航線，禁止進口貨物，統制匯兌，實施各種限制與獨占，或創設特殊公司等手段，來消滅或準備消滅日本的工商業」。我們不能不懷疑，假如美國（或英國）在本國的領土以內，或是在受本國勢力所支配的第三國領土以內，實行這些不平等的政策來對付日本時，日本政府會不會「瞭解」美國的「真正意向」？會不會覺得美國這種行為是在建立世界和平，從而樂意和美國合作？我們認為日本如果要堅持現在所實行的政策，則世界和平固無從建立，即與各國合作的願望亦決不能實現。日本所處的環境如此良好，各種工業的分配又如此合理，只要他能重新獲得中國的友情，則在他所特別發達的若干種工業品方面，定能壓倒所有距中國較遠的大處着想，試問日本現在這種開罪良好願主與自動謝絕外資的行為（結果他雖想藉外資以助成征服中國的事業，外資亦決不會來），對於日本自身究有什麼實際好處呢？（沈逸君譯）

（按）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的 Root-Tank China Notes 共有五節，其中二四五節可說是九國公約的藍本，現在譯其大意於下，亦可作日本背棄國際信義的一斑。按文中第三節稱：「雙方政府所應採取之政策，為維持上述區域（按指太平洋區域）之現狀，及在華工商業機會均等之原則」。第四節：「雙方政府並決定採取一切和平方法，維持中國之獨立與完整，及列強在華工商業機會均等之原則，藉以保護列強在華之共同利益」。第五節：「如有危及上述現狀及上述機會均等原則之事件發生，雙方政府即互相磋商，以期獲得一種諒解，採取雙方認為有效之方法」。（完）



黃河防綫巡禮

鶴衣

編輯先生：

讀了貴報第四十期劉光炎先生的大作「改正欺侮方能致勝」一文後，深為感動，同時啟發了我多日來想說而未敢說的話。真的，在目前國家民族的命運已瀕最後關頭，這是不容諱言的事，可是我們不能因為情勢不好，就自己騙自己，光說一般人愛聽的話，而把危急的部分隱藏起來。誰也知道，這種掩耳盜鈴的辦法，只有使危急益加深，國家的前途越發黯淡。記得本月六日某報上有一篇「大荔通訊」，（按大荔在陝西東部，距黃河約六十華里，在軍事上與扼隴海路交通要衝的潼關同樣重要。）裏面的記載既纏繞，又失實，吹牛的成分實在太多。這正適合劉先生所說的：「他們知道社會上最喜聽的是那一套」。我恐怕這篇通訊活亂視聽，所以不掩冒昧，把我在黃河防線上所見到的種種事實，忠實地寫出來，供一般讀者參考，文責自負，敬希斧正。

自本年二月風陵渡淪陷後，潼關——這陝西的咽喉，西北的門戶，便處在敵人砲兵威脅之下。當時會一度告急，幸賴我晉南英勇的將士前仆後繼，牽制住敵人的主力，使他不敢冒險渡河，潼關才得轉危為安。不幸廣州淪陷武漢撤兵，敵人又死灰復燃，是以砲擊潼關，敵機在沿河各縣大肆轟炸的消息又頻頻傳來。西安市上，謠言紛起，竟有人說：「敵人擬以十個師團由梅津率領進攻西安。」因而人

人自危，不惶寧處，三天之內疏散的人口已逾十萬，整個陝西，已呈戰時狀態。大家都知道黃河是西北的天然防線。那麼，在敵人大舉西犯的今天，黃河防線的情形如何？大概讀者都在渴望知道吧。為眉目清楚，我想分作三點來說：

一、軍事方面：負責衛黃河責任的第一軍，胡宗南將軍的騎勇營，早已有口皆碑，無庸多贅。他自奉令後，即銳志在沿岸設防，準備予敵人以迎頭痛擊。由鄭州至潼關途中，差不多每個車站上都可以看到我英勇的砲兵，他們的臉上充滿着興奮，快活的神色，絲毫沒有畏縮，頹唐的意味。驕驕的車輪聲，休休的馬蹄聲，與嘹亮的口令聲合成一枝雄壯的交響曲，任何人身臨這種場合之下，不管他怎樣怯懦，精神也會抖擻起來，立刻會感到中國的前途充滿了光明。

士兵們很歡喜與過路的旅客談話，因為他們對各方面的戰況都很關心，總希望由旅客中得來些寶貴的消息，我深深地感到前方報紙的缺乏。如果與士兵談話的時間長了，那是要受長官阻止的，因為他們怕洩好逸語，擾亂軍心。有一個士兵告訴我，他們共有X師部隊，分駐在鄭州，潼關，韓城之間，其餘的他不便講，我也不好再進一步去問。他們對抗戰的意義很清楚，而且自信力極強，所以他們相信敵人決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們在一聲不響地擔負着衛護祖國的責任。

（接六九〇頁第二排）

釋，當是若干年來人民鬱積在心頭的憤怒，直到最近兩年來才爆發出來的緣故罷。蘇聯在一九三二及一九三三年中間，各方面都顯得沒有效率，沒有朝氣，簡直是一個黑暗時代，但俄國人是極富於斯多亞派的堅忍精神的，心裏雖然萬分不滿，遇見了政府中人，亦從不會怒目相向。在這個時代裏，一般新官僚大多貪婪時會，攫獲許多特權，這種享受特權的新官僚階級，當然是人民所深惡痛絕的。這到黑暗時代已經過去，人民的忍耐就隨着消失，結果他們對於那些在黑暗時代中應該負責的人們，亦就拿起攻擊，憤怒之情，一發而不可復禁。他們的這種攻擊，無非是為歷年來自己所受的犧牲作一次徹底的總清算而已。

清黨運動的領袖，多半是血氣方剛的青年

他們從小就在蘇維埃政府的統治下長大。他們富有理想，他們需要一個光燦的世界。至少亦是一個較前進步的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青年大多受着犬儒主義至政治影響的牽制，馴至缺乏勇往直前的氣概，然而蘇聯的青年，却決非犬儒主義與政治影響所能左右。他們並不像前一代的人們那樣知道忍耐，因亦不肯姑息縱容。假如有人或因缺乏幹才，或因心懷異圖，而致阻礙國家的進步，或是壓迫被統治的人民，他們就會運用自己的力量，剝奪他的政權。

上面這種解釋，或仍不足以說明轟動全世界的蘇聯黨獄的底蘊，同時我們對於一般受審的軍事領袖，與政治領袖，亦並不能根據這種解釋來斷定他們之有罪或是無罪。但總則如此，無論是贊成政府

士氣旺盛，固然使人欣喜，可是工事太差，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我決不敢迎合一般人的心理光說好的地方，而把壞的地方隱蔽起來。我們理想中，總以為河防的工事雖不是鋼骨水泥，也一定作得十分堅固，誰知大謬不然。固然我國的財政困難是事實，可是在國防前線這樣敷衍，實在太不應該！

二、民衆方面：黃河沿線，民風強悍，尤以陝西所屬各縣爲最，鄉間藏匿的槍枝爲數極夥。一般人的性情是重然諾、輕死生，似乎還保持着中古時代的騎士風度。可惜因爲教育不發達，文化落後，所以現代知識非常缺乏，國家觀念異常薄弱，大多數青年人還在懷念着滿清皇帝，他們痛恨民國，甚至歡迎敵人來統治他們。看到這種情形，的確令人悲觀。好在他們的宗法思想還很濃厚，如果聽到敵人對他的家族將有不利，那就拚掉性命也非周旋到底不可，所以要這些人來打擊敵人，只有從保衛他們的家族方面着手，才能收到效果。

三月間有許多中學生赴沿河各縣宣傳，民衆頗受感動，尤其是青年人更加氣憤，他們不忍祖先墳墓受敵踐踏，妻子婦女供敵蹂躪，所以都自動地組織起來，不斷地作着打擊敵人的工作。我的村裏，（我的村莊坐落在吳王渡對岸，敵人的砲彈常常打過來，有一次還打死四個人）。就有好多人渡過河打過游擊。他們渡河的動機，第一當然是保衛家鄉，不過還有兩個次要目的：一個是可以發洋財，因為打死一個敵人，起碼總有十數元法幣可拿，如果機會好，說不定還可獲得許多金銀手飾，所以我們窮苦的鄉下人也有金鍊或金戒指帶了；其他一個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槍枝，因爲他們非常眼熱槍械，有時寧可犧牲性命，但非把敵人的槍奪過來不可。在

他們的戰利品中，除槍枝外，還有好幾付防毒面具，可惜他們不知道怎樣用都弄壞了。從這幾件事實看來，我們知道沿河民衆並非不可用，只要把他們好好地組織訓練一下，那將來一定能予敵人以莫大打擊的。

三、政治方面：現在沿河各縣，組織人民自衛隊，並不抽壯丁，所以在鄉野隨時都可看到荷槍巡視的武裝民衆。由表面視之，真使人興奮，如果再看裏面，那就太令人灰心了。甚麼原因呢？可以說完全是政治不良一生的惡果。第一，所謂邊區政府的外衛組織，在這一帶大唱其爭取民衆的口號，真是天花亂墜，五色繽紛，可是只打雷不下雨，一點實際工作也沒有做。爲了遮羞，還大肆攻擊地方政府，說對他們的壓迫力太大，以致他無辦法開展組織民衆的工作。第二，地方當局設施也不能使我們滿意，他們把全付精力拿來對付反動派，反而把最迫切的工作置諸腦後，放棄了以成績說服敵人的策略。第三，駐防軍雖然想担任組織民衆的工作，不幸又遇着兩重難關：一個是得不到行政當局的同意；一個是話言不通。（駐軍完全是湖南人）。所以爭取民衆的口號雖震耳欲聾，而明爭暗鬥，結果大家都做不成。所謂民衆自衛隊也者，不過是地方當局裝飾的幌子，騙騙到前線視察的大員而已。

這就是敵人大舉西犯的今天，國防最前線黃河防線的真實情形，我希望政府當局予以注意，同時也切盼關心西北情形的人勿爲不忠實的地方通訊所誤。

二十七年十二月九日

鶴衣廠

的判決書的人，或是認爲這些判決書是出諸難殺的人，却都不否認判決書的成立，是根據着羣衆的反官僚政治的情緒的。

換言之，去年蘇聯的大獄，實際上不啻是一個第三次革命。凡是第一第二兩次革命中的負責領袖，到現在幾乎都變成了羣衆攻擊的目標，這種轉變，決不是偶然的。因爲一般在推翻帝政運動中最多量的人，往往由於當時環境的驅使，變得陰險而驚，愛好拉攏羣衆，不肯犧牲自己的政見，結果到了現在，亦就不適宜做千頭萬緒的經濟建設的工作了。而所有外國的間諜，却正需要這一種人來做自己的爪牙。有人說，最近的清黨運動，自己株連到一般年輕的領袖，這該然是事實，然而我們須知道，這些青年領袖，大半是和外交人民委員都有關係的，而他們之所以會突然失去政治的地位，純是由於他們的思想逆轉了的緣故。大家都認爲現在的「清除工作」，實已萬分徹底，因此政治上的陰謀案件，將來亦許不再會發現。但就目前情形看來，政府在各傳事業和輕工業方面，依舊有不能聽人民怨望的地方，而另一種性質的黨獄，說不定仍然是難免的。

作者身爲美國人，看到數千人，僅僅爲了犯係着缺乏效率，政治觀念不正確——至多亦不過爲了犯着意工的罪，而就受到殘酷的審判，因此對於發動這種運動的人，以同情的態度爲他們辯護。然而這種運動，一方面固有其消極的影響，同時却未到有積極的影響，這一點，一般觀察家却大多忽略過去了。（譯自 Nation）

★ ★ ★ ★ ★



一片烽火過潼關

王家樹

武漢放棄以後，敵人的目標顯然是西北了。這半月來潼關形勢突告緊張，就可以推測敵人的企圖。

記者於十一月中旬從豫南前線返西安，到洛陽才知道敵人炮轟潼關很烈，鐵路破壞了，隨洛路西上車只能開至閿底鎮——這裏離潼關二十華里，要步行七十里，走過潼關，到華陰縣才有到西安的車子。同行一部份人因為押運槍械，不便徒步，就繼續乘汽車前進，我和X副師長乘汽車震盪太甚，決定候趁火車。

當晚我們在車站附近小旅館內住宿，早晨八時，才搭上西開的車。X副師長在車上打開地圖指給我說：「這是在陝西渡敵炮兵陣地，敵人在山西的兵力已不敷應付，渡河決計不成的，砲轟潼關不過是牽制和威脅而已。」他一口笑話，邊說邊笑，真像一個天真的孩子。車行甚慢，黃昏才到閿底鎮，車站離鎮有五里，這小鎮據說除了幾家小舖子以外，連招商客棧也沒有，西北地方在一個縣城裏往往沒有一家旅店的，我們在無可奈何中只有在黑暗的候車室裏權坐了一夜，敵人的砲聲在夜裏聽來格外沉重而響亮，使人無法入睡。

這裏到華陰縣有二條路可通，一是公路，沿黃河邊，穿過潼關城，一是小路，要翻越秦嶺，繞過潼關的背後。山路較公路遠二十里，可是比較安全，沒有砲火的顧慮。我們貪圖近便，砲火在我們看

來並不可怕，決定取道公路，天微明，就整裝出發。沿公路這一段的黃河，河面最狹，兩岸遙望，就是一個人的閃動也能看得清楚。中條山脈像蛇一樣蜿蜒地趨在這道流對岸，初冬的朝霧像披上一層薄薄的水沙，在晨光曦微中看去，真是一幅極美麗的圖畫，可是現在這幅圖畫在敵人的蹂躪下，已染滿了腥惡的血漬了，不禁使人有故國河山之感！

這裏河岸傍邊儘是黃土層的崖壁，下面有不少窟洞，西北人現在住窟洞的還很多，頗有古時穴居窟居，據說這種窟洞是冬暖夏涼的。現在河防的大兵，就以這種窟洞和崖壁作為哨位的掩體，在對河這一面鑿一小孔，從這孔眼中可瞭望對岸敵人的動作，而敵人却不能看見我方的位置，這種既堅固又安全的天然工事，真是再好沒有的堡壘。

潼關是西北的門戶，面臨黃河，背依秦嶺山脈，形勢天險，在古代已是兵家必爭之地，敵人佔據風陵渡後就開始注意這個軍略要地，半年來敵人不斷的砲轟和屢次嘗試偷度，但經我河防將士的英勇奮鬥，和敵兵無情的遺棄，終於粉碎了敵人進攻西北的迷夢！

潼關這次我是第三次來到了。過去二次，都在火車裏夜間經過，火車到這裏總要滅燈熄火，加快速率，衝過這道火線，人們在車上也祇有帶着緊張的神情聽候命運來支配；因為這一帶正對着風陵渡口敵人的砲兵陣地，只要稍為顯露一點目標，敵人

的砲彈就會光臨的。這次却在朝晨，我們在交通線裏匍伏着向西開行進，這時的心境，像戰士要接近敵人肉搏時一樣的緊張興奮，却忘記了處身在最危險的地帶。

西關大街情形最慘慘了。過去這裏是最熱鬧的市區，現在在敵砲轟炸下，已成一片瓦礫場了，從那些斷垣殘壁中還可以看出昔日的繁華，街上除了守衛的哨兵而外，半個人影也沒有，可是那宏麗的西關城樓却依然巍峨獨存，雄健的樣子，象徵着中華民族雖在十分艱難之中仍然是強勁不屈的！

城內房屋完整的較多，可是都已一鐵將軍守門，街上冷清清的只有來往的軍人和旅客。在我們由西門穿過大街到東門的一段時間中，敵人共發了四砲，平均每十分鐘一砲，日夜不斷，依此計算可知敵人的消耗是地如何驚人！可是，我們這座危城安然無恙，我們交通並不因此切斷。敵人的代價在那裏？人們對於大砲似乎已聽慣了，雖然砲彈在頭上掠過，呼聲作響，行人好似沒有聽見一樣的走，連街邊嬉戲的小孩也沒有有一點恐懼。從前看到報上西班牙戰事新聞，記着瑪德里的孩子們在轟炸下依然嬉戲如常，頗以為異，不圖這事實竟出現在自己眼前了。戰爭真是最好的教育，中國人確實進步了。

走出東門，情形不同了。這裏還沒有遭受大的轟炸，居民較多，臨時飯店旅館都在此開市，人們到此，好像突破大敵重圍一樣的感覺到輕鬆。由此往華陰縣約卅里，我們乘人力車沿公路前進，西北高原的黃土層，大風來時，捲得滿天都是滾滾黃浪，像在冬天濃霧裏不辨東西，回望潼關城已隱沒在黃浪之中了。

砲聲依舊有秩序地吼着，這座飽受烽火古城，它將永遠是屏障西北的鐵的堡壘！

十二月十六日追記於西安

你由信不信

本欄旨趣 係摘錄外 國文及港 滬兩地報 章雜誌中 之名貴新 聞而為內 地報紙所 未登載者 惟其可信 與否則本 刊不能確 說請讀者 以常識判 斷之可也

一 土肥原與喜多

門法

北平偽臨時政府，現已陷於風雨飄搖中，日軍事當局，現對該偽組織態度，內部已發生重大裂痕，尤以土肥原與喜多間意見不同。依土肥原對華戰事應早日結束，俾使脆弱之日本經濟，不致斷傷過甚。故前者土肥原會得東京政府同意，在徐州大會戰時與陳中孚奔走滬魯各地，進行所謂和平運動者；以國民政府之抗戰意志極為強固，因此未得成功。其後不得已而求其次，欲使最近逼租之中國老外交家唐紹儀，出任南京首席傀儡；無如唐氏與委鮑，計畫終於失敗。但其滿腔抱負，則仍願圖發揮，會故一度返往東京之後，日方板垣與相即有不承認南北兩偽府之說，而東京方面計畫組織「新中央政府」之空氣，亦復甚囂塵上。此後土肥原到平，與佩孚之出山空氣紛至沓來，一若此新組織即將實現者，而東京方面亦復聯合華北華中兩軍部着力南北兩機關合併運動，此所以有兩傀儡政府聯席會議推選所謂國民代表等之活劇。無如此一把戲，在南北兩機關之各傀儡，實屬被始出此，被擊此際正當利慾薰心，安能將此大好交椅，拱手

讓入。於是乘鴻漸志越日篤，奔走活動，欲使兩機關仍得苟延殘喘。據聞此行結果，竟亦獲得日方一部份要人之同意，於是滿在志得意滿之時，於東京方面居然發出所謂「新中央政府」短期內不致產生之談話。繼之發生者，又有與佩孚謝絕僱命等等消息。此種空氣，均與土肥原之抱負截然不同，且認爲此種趨勢實與日本實多利少，故土肥原在北平會與喜多大起衝突。

七欲使王克敏立辭職，喜多則堅持不可，兩人且曾拔槍示威。由于此一爭執之結果，土肥原喜多二人，特搭飛機往東京請示。結果則土之政策，獲得勝利，但東京軍部方面，對於喜多之失敗，并不使之難堪，將其仍回特務機關長任所，而將喜多之後台老板華北陸軍司令長官寺內召回，以蔣山大將繼其任。土肥原既得意，乃又轉赴北平，一面謁使王克敏，日辭職，一面仍與佩孚有所接觸。蓋在土之意，欲與尤任傀儡領袖，即予相當兵力，使其負荷安定後方之責。能如是，則日本在華軍隊，祇須專任前線，所有一應都市城鎮及交通線，只須略派少數監視部隊。此舉既可避免日軍兵力不敷調遣之苦，又可減輕日本經濟負擔。日久以後，又可利用以華制華之手段，使佩孚實行「東方弗郎哥」，實行自相殘殺。此一算盤，實爲滅亡中國最惡辣毒計。無如好事多磨，佩孚既效唐紹儀之虛與委蛇，而土肥原現亦已作進一步想，另外看新算盤，以爲拉吳之計不備後之另一策略。而觀顧事仇之王克敏，亦已騎虎難下，對於土肥原之諷示，不予理會。王克敏之態度，大有拚却一條老命之概。因此之故，土肥原之妙計，短期內似尙難實現。然王克敏等已知吳三桂之不可爲，故莫不別有所圖，欲乘

此時機儘量搜刮，且有使其妻女大販鹽土者，而各傀儡之甲女，亦有不乏明瞭大義，不以乃父認賊作父爲然者，故挾款相率逃亡之舉，時有所聞。

至于北平方面，市上謠言紛紜，一日數驚。從門頭溝等處傳來之砲聲，日有所聞。遊擊隊之活躍，已爲家喻戶曉之事，且曾一度深入北平，發生大暴動一次。其士卒混入北平者，已不在少，遲早必將發生空前之壯舉。日方曾一度搜索全城，捕去嫌疑數百人，一面又增調憲兵，從事警備，此亦足證其憂慮之畢現也。（上海英文大美晚報）

二 華中我軍之陣容

十二月十二日密勒氏評論報載：據日方所傳消息，最近蔣委員長在長沙附近某山麓舉行軍事會議，各高級將領均出席，當即議決：（一）漢口長沙間軍事由陳誠主持（由薛岳暫代）；（二）湘贛邊境之株萍段軍事由張治中主持；（三）粵漢路南段軍事由何應欽余漢謀主持。

三 西北我軍之陣容

中國軍事當局，現正準備保衛大西北及接應蘇聯之公路線。華方精兵數十師及機械化部隊等，已調赴各要點防守，並已成立長達七百英里之防線一條。該防線起自鄂省之襄陽，北連潼關，並沿黃河而伸至綏遠之西部。開華軍數師，業已開抵襄陽附近。按襄陽在歷史上係西北之門戶，該地離漢口約有一百八十里之遠，其目的在防止日軍溯漢江西上，或自平漢路之信陽附近向西推進。將來日軍如進襲西北，當先以陝省之南鄭（漢中）爲目標，俾得西安與他處之聯絡。（十一、廿七、中美日報）